元后傳第六十八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嬀汭以嬀爲姓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姓姚氏也曲水曰汭因水爲姓也汭音而銳反八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爲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生賀字翁孺爲武帝繡

隆按元后已列外戚傳中而班史以王氏之纂由於元后故別爲立傳詳著其所以云漢之故云

茅坤曰外戚傳獨元后顓制六十年其以國祚移之外家處班氏指次如掌不減史記呂后紀

王維楨曰此本莽所自言或者陳涉魚腹丹書之謂乎不則附會符命而繆爲

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爲怨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爲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

隆按詳次八男名伏後畢封侯案

此說爾未必實建公言也

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也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脩廉隅好酒色多取傷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

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　後以妬去。更嫁爲河内苟宣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爲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算命書也數音所具反　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遇赦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爲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遇諸姊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太子憐之。且以爲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悽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妊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姊妾。欲順適其意。遇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娛同　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　及太子朝皇后。遇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　殭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掖衣之類也　長御即以爲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雒爲使　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妊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

隆按曰夢月入懷曰所許轉死曰相當大貴曰長御以獨衣絳緣諸于送太子宮曰一幸而有身班氏歷紀種種奇異蓋謂有天意焉

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之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爲倢伃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倢伃立爲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元帝不以爲能而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意欲廢太子而

王維楨曰王氏之興自鳳始而漢祚之移亦自鳳而始萌矣此最關鍵語

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音佑助也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言事者多

隆按興勝之對直節凜然此時鳳初秉國兩人幸亡恙不然者上已感悟嘉納之如王章且不免於死奚有于兩人

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宗諒闇諒信也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茀與孛同茀各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各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

隆按書曼蚤卒了前八男案

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産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爲同産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此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

凌約言曰史氏僅記此一節且曰此小事則其它大者可概見

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顓左右常薦光禄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也鳳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遏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疢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宅謂晏駕也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詭違也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爲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廼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靳反所以承

隆按共王天子親弟且甚親重安所不得已于鳳至于涕泣而決于弟且然奚有一王章哉

茅坤曰王章此對可謂搏虎手矣所指言三事一一直刺頂門者而鳳復爲其

言以動中宮并
刼主上卒以死
而復蘇非惟鳳
不之罷反禍及
章悲哉

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
祥瑞何故致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
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
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
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
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
商師古曰王商也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
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
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

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
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
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且
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
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
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
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
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
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

凌迪知曰已辟左右何以使音獨側聽者固知帝側聽然即無無能爲也茅坤曰鳳之此書佳甚昌杜欽輩代爲之耶

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

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增劇不然必眞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棄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

隆按帝聞章言既賢之矣進野王而欲倚以代鳳矣乃復以不忍廢之故顧令尚書劾章致之死由是王氏遂無復忌顧而漢祚危矣

恩見衰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云云疏斥外戚也唯陛下衰憐其辭指甚衰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幷忍廢廼報鳳曰朕秉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平康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安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爲其賓客屬者皆得又以侍中太僕音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爾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氣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

王慎中曰鳳以死保音而謂五侯必不可用心雖私而言則公也

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爲近是

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

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

茅坤曰此亦王氏退衰之機也惜也帝優優游不斷以致移祚

長安至渭陵諡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爲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楫同濯與櫂同皆

所以行舩也令執楫者也令吳越之人呼爲撓音饒越歌爲越之歌 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裹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瑣文而以青塗之也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爲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欺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爲之而欲自黥劓相殘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捻集音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稾請罪師古曰自坐稾上言就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爲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爲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爲

隆按惟音爲修整與上謹敕句及小心親職句相儷

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予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嗣侯。爲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爲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賈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爲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奉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

茅坤曰莽之初以退爲進亦一詭計也

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一本忠下有直字）光禄大夫爲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迺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爲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

隆按以初立故優之與前初優莽句相應

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欺誠）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獻其）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爲舅）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殿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

茅坤曰楊宣漢賊也必莽托之

視二百石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

茅坤曰莽之物以退為進今已如計

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歿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自引首領而退也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紅

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燿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剌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己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

隆按見於丙殿且應篇首見丙殿句

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之易物者也　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　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緣水邊　夏遊徧宿鄠杜之間。師古曰徧宿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　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　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　登長平館。師古曰在長平坂也　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

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太后寿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爲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眾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眞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隆按不可與上不以爲可相顧

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

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有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迺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卑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譬也）莽因曰。此詩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爲之也）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爲子。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爲西王母共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當爲歷代爲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今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師古

曰此紱謂壓之紐也太后聽許。莽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慕食堂。孟康曰慕音暮撰晉灼曰慕具也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廼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預言此何爲毀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廼

茅坤曰漢祚已移何論黃貂黑貂覽至此不得不流涕已

隆按謂夢月句應篇首夢月入懷句崩後十年誅莽應能久得祐乎句

人之妃妾。豈宜辱帝者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

黃震曰呂氏則天皆身爲禍首王后則愚弱爲賊莽所誑耳事雖不同要亦同歸於覆其族吁可懼哉

茅坤曰漢高帝特以英傑仗劒五年而定天下然於紀綱制度一旨其疎闊不收至于處中宮一節尤屬鹵莽由君臣之間並以不學無術故也

少子丹爲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爲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爲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興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八 終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九上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王莽傳第六十九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師古曰乘因也因貴盛之時。以興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下士。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者以鳳本嗣禁爲侯。唯莽父曼蚤死。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諸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

隆按莽傳總只一詐字迫其後則詐而愚矣又總只以符命欺人迫其後則且以自欺矣當時舉兵者數莽罪惡萬千桀紂則以桀紂未嘗篡逆也豈浪語哉

隆按傳內凡曰咸爲莽言曰在位推薦之曰公卿大夫多稱之

曰訟莽冤者以繼統也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父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竝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師古曰激急動也恧音女六反莽兄求爲諸曹舍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周徧也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謂未博莽聞此兒種宜子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名位居其右右前也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

茅坤曰賈舍詭行如此

茅坤曰巧佞鬼魅如此

隆按傳內凡曰賞賜邑錢悉捐予士曰切責獲令自殺曰頗出錢獻田助給貧民曰水災每素食曰上言不宜采

王氏女曰以所
益錢與長御奉
共養者曰辭讓
四千萬曰以三
千三百萬寧十
一勝曰復以千
萬與九族貧者
曰執宇送獄死
曰下議者皆寢
勿上及曰乞骸
骨曰復乞骸骨
曰稱疾曰固辭
曰讓還曰固讓
曰不得已起受
之類皆根匿情
坏名一句來
又按此傳每提
出一段綱領而
後以次敘之
又按欲令名耆
過前人與傾其
諸父句相顧

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
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
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爲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
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
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
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
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爲
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
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群臣。朕
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

茅坤曰詭托持正其籠絡朝廷又如此

茅坤曰陰求長罪其陰姤持正如此以退爲進其巧媚又如此

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
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
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
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
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
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
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
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案
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
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

謂至置酒所也 **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賜使家中黃門。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中爲使令 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所以屈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服虔曰黃郵在南陽棘陽縣 **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曰見天子之禮也 **車駕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

茅坤曰又能折節養望如此

茅坤曰海內諸生歸心矣

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 **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 **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 **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而有癥**。師古曰癥創痕也痕音下恩反 **美玉可以滅癥。欲獻其琢耳。即解其琢**

服虔曰琢音衛蘇林曰劒鼻也師古曰琢字本作琱從玉琱聲後轉寫者訛也琢自雕琢字耳音篆也

王慎中曰孔休可謂見於衆人之所未見者矣惜班氏不以之冠清節之士也

茅坤曰善攬權如此

茅坤曰誅董賢又能持正而攬權如此

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師古曰賈讀曰價言其所有價直也遂推碎之師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翟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翟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師古曰傅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

茅坤曰抑其不爲黨者

茅坤曰迫切太后又如此

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師古曰妄稱譽之誤惑朝廷也）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繼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也）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敬事于莽（師古曰莽或作摹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凜厲之色而假爲方直之言）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洋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

隆按此數人者皆莽所謂開國元勳故先叙於此爲下文張本云

王維楨曰莽色厲言方一段道破莽心事是綱領語

茅坤曰莽之奸自古所見而班固之指畫亦足以別之

隆按自始風益州至此正上以惑太后處

劉奉世曰行事即已之行事

故事。太后召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著明也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群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

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師古曰選善也國家欲褒其善加號疇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闕。以時巫起。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矦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矦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

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弋亮反封豐爲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待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爲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爲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爲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嶲氐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群僚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益白雉之瑞。周公之相成王之象。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遠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群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公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員也倍故數多於故各一倍也奉音扶用

茅坤曰驩四海心

茅坤曰驩群小心

茅坤曰雖諸侯王及累朝功臣之後之心

隆按自莽上書至此正下示信于衆庶處又按又欲專斷句是綱此下是專斷事

反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衆庶（一本庶作意）又欲專斷知太后歆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群下勸職求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一本付作欲）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

隆按權與人主侔結上文與又欲專斷句相顧

茅坤曰收攬天下窮民之心

呂祖謙曰莽之前後不相揜皆類此

尊父衣重練減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閒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莫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竝至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闊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毋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閾師古曰閾門橛也音域國不蒙佑皇帝年在繈褓未任親政戰戰競競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熟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靡細也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議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詐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

茅坤曰又遨外夷以爲虛聲

隆按莽上言不宜采女此亦上以惑太后處
茅坤曰抑族黨支庶之女而專以所生女媚上卻又網羅庶民諸生郎吏上書

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

今當立后獨柰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白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幽閑也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亨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修上

王惲曰莽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虜羣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此寨淀之所以篡夏也莽不

言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侯王莽篡位賜姓王即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音故耳侯音徒冬反表也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孝之至也侯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

學寨淀而事與之合豈篡弒者固同一術耶

隆按分金與十一勝家及九族此亦下示信于衆庶處

隆按此奏稱莽功德然而莽未即真之前其所爲謀逆詐僞情態已悉載此奏中矣班史詳載其詞亦是此意

茅坤曰予十一勝家固結群勝之心予九族貧者固結支庶之心又曰一頌其砥

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勝家群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群妾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爲崇草奏束修師古曰束修謂初學官之時也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稱莽功德師古曰創立其文也值世俗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成帝及太后也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財饒埶足亡所牾意師古曰牾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牾音五故反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師古曰拂遠也矯正也拂音弗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

行

茅坤曰二頌其翳奸

茅坤曰三頌其待正

茅坤曰四又頌其被讒賊

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言其事也周公誅管蔡奉子鴟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晉灼曰欲令丁姬爲帝太后也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師古曰大雅蒸民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食也強梁圉扞也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

茅坤曰五又頌其退椎悻

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詭違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害原之訴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隧音直類反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頓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也殄盡也頓病也言爲政不善賢人并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頓與悴同音才醉反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傳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傅皇后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張晏曰傅太后譖中山孝王傅后祝詛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翼助也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

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埶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遺詔樹立黨親。共立幼主。以據國權也。遠屬國之宗室疎遠者也。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師古曰無前謂無有敢當之者。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師古曰盱衡舉眉也。師古曰厲音許于反。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持刺謂持兵以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師古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為秦相時人號曰智囊。師古曰囊生蘇秦之師。善談說。是故董賢喪其元。鬼蟲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師古曰還讀曰旋晷景也。言其速疾。霍然四除。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毅若鷹之飛揚佐助武王以克殷也。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褒令邯。師古曰甄豐甄邯也。褒讀曰部。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也。哲智也。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為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傅曰。申包胥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嬰

茅坤曰六又須其任賢

茅坤曰七又須其讓封土

茅坤曰八又頌其讓寵盛

茅坤曰九又頌其躬節儉

以道佐齊景公景公欲封之讓而不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師古曰揖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書虞書舜典之辭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齋齋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俊儁師古曰後退也矯正也後音千旬反其字從彳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矯正也俗音似遂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童

茅坤曰十又頌其贍國之

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如集于木恐墮墜耳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師古曰糴買也糴音狄物物卬市師古曰物物卬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閱盡也日閱日積也卬音牛向反閱音空穴反本無糴字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爲衆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

茅坤曰十一又須其咨賢士

茅坤曰十二又須其篤厚祐

隆按連分十二段每段引證而歸結於恭此排比體也

又按此上言恭功德此下言褒賞之典當如其功德云

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鬬穀於菟也公儀子魯國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食葉曰茹音人諸反

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屋謂庶人以白茅覆屋者也

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秉家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

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不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

公德行爲天下紀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千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不遴師古曰遴與吝同

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

充郎選縣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爲旄頭郎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圍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時人孟說誤矣縣讀與由同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繈褓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遽據相扶之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師古曰遽遞也謂相圖繞也盤石之固內有朱虛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遽音滯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

許慎亨曰陪謂人離間之也假謂與告請假之類類說太牽強矣

時不行陪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陪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陪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陪假者被陪害而去所升之位也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也及至青戎摽末之功服虔曰摽謂衛青公孫戎也師古曰摽音匹遙反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霍青戎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

其上者也 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 慶百里之限 師古曰度 益見前 兼商奄
檢局也 亦踰越也 越九錫之檢 開七百里之宇 師古曰解 師古曰謂條氏
之民 師古曰商奄二國名 賜以附庸殷民六族 師古曰謂條氏 徐氏蕭氏索氏
勺氏尾勺氏也 大路大旂 師古曰解已在前 封父之繁弱 夏后之
璜 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半璧曰璜 祝宗卜史 師古曰
宗太卜太祝太史凡四官 備物典策 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 官
司彝器 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彝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言器
有所法象之貌耳 白牡之牲 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
郊望之禮 師古曰郊郎祀上帝于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 王曰叔父建爾
元子 師古曰舉頌閟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謂命周公以封伯禽而爲魯公也

子父俱延拜而受之 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可謂不檢二原
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 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 詩曰二言
不讎二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讎用也有善言則用之有德者必報之 報當
如之不如非報也 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 近觀行事高
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雀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 師古曰謂吳芮也解
定著於令 師古曰在芮傳雀音蒲河反 明有大信不拘於制
也 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
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
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 魏絳於是有
金石之樂 春秋美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

隆按唯陛下一段總收一篇之意而結言之漢文往往如此又按此篇開合抑揚種種有法亦漢文卓絕者可與劇秦美新文並傳

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哀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師古曰恢大也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群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敕盡伯禽之賜無違周公之報師古曰敕備也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以此爲法之始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群公群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欲擅權曰太后前哀帝立

皮日休曰古者佞臣愛人之貴過乎其親必捨

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太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焉

而事之公子開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殉之易牙是也自茲以降爲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殺已子王莽殺子宇是也孟子云古者易子而教且不可況其殺歟

其名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本與上有惡字須待也莽奏言宇爲呂寬等所詿誤流言惑衆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二帝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朕甚嘉之昔周公師古曰元帝女弟也梁王立紅陽侯立並阿侯師古曰謂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己者內及敬武公主三監及淮夷耳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

茅坤曰敢爲非常之舉望以傾動海內

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辜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友立爲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爲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

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群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師古曰韍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

受毋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眡事邪師古曰眡古視字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爲入尤多師古曰召讀曰邵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爲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

隆按凡奉上書辟爵總是上以惑太后處

師古曰信讀曰申 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賑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賑事。上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爲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爲大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爲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爲新都侯。號爲安漢公。官爲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饑省官職今豐宜復之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衆事者謂大臣也 臣愚以爲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爲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白宰衡大傳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敞如相國。師古曰敞亦謂組也 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

隆按以所益錢與長御奉共養者亦是下示信於衆庶處

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 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

宰坤曰結太后之左右心

茅坤曰妆天下異能之士

林。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衡出。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音直救反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迕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

茅坤曰漢書于議九錫下即系以天變深矣

隳廢十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生魄也奉使朝用書。孟康曰賦功役之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曰翊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語辭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秤秤亦大也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東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大國王之車也騷馬二駟。師古曰騷馬併駕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毀且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

茅坤曰恩溢宗室
胡纘宗曰聖人謂誠能動物而莽以詐僞蔽天下之耳目信之者至五十萬人上古未之有也此知人之所以難而堯舜其猶病諸

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轄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簡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爲喻葭音加莩音孚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爲

茅坤曰歸功太后
茅坤曰讓功同列

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汚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群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群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五師古曰言皆不曉又遺忘也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吏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群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廕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

茅坤曰又禁頌功德者

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辟。不勝至願。願諸
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
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聞非。則臣莽
當被詿上誤朝之罪。師古曰詿音胡卦反如無他譴。得全命賜
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
幸。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
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
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喻
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
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

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
畢成。群公以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
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
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
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
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為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
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
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
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

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
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縣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臣請命錫奏
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
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虛已而聽也前公宿
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
于長以殫亂發姦師古曰殫讀曰殫殫止也登大司馬職在內輔
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高侯
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
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於第家爲賊臣所陷就國
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

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
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
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
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
正天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
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
天下和會大衆方輯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
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此臺
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攻之不日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
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日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
以爲王都所謂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

京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使
居之故云商邑之度也 **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
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
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
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 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
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
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
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
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
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
爲上公令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
及厥祖 師古曰榮寵之命
上延其先祖也 **於戲豈不休哉於是莽稽**

王葆曰此權臣
受九錫之始

首再拜受綠韍衮衣黼 師古曰此韍謂蔽膝也或
瑒琫瑒琕 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
琕有琕是也師古曰瑒音蕩琫音布孔反琕音必 **句履** 孟康曰今齊祀履舄頭飾也出履二
寸師古曰其形岐頭句音巨俱反
鸞路乘馬 師古曰鸞路路車之施鸞者也解
在禮樂志四馬曰乘音食證反 **龍旂九**
旒皮弁素積 師古曰素積素裳也 **戎路乘馬** 師古曰戎
路戎車也 **形弓矢**
盧弓矢 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 **左建朱鉞右建金戚** 師古曰鉞
戚皆斧屬
甲胄一具 師古曰胄兜鍪也 **秬鬯二卣** 師古曰秬黑黍
中樽也音攸又羊九反
圭瓚二 師古曰以圭爲勺末 **九命青玉珪二** 師古曰青者春色
東方生而長育萬
物也 **朱户納陛** 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
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
升陛故內之於雷下也諸家之釋
文句雖煩義皆不了故無取云 **署宗官祝官卜官**

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十史官皆置
齋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爲門衛當出入者
傳籍師古曰傳謂著也音附猶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師古曰傳符也以楚王邸爲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皆爲朱户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令通子午以協之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爲子午道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爲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賈也賈音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及刑法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迺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羌算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

胡繽宗曰莽以金帛誘匈奴謂之化可乎太平豈莽所能致其言祥瑞皆承旨者僞爲而果太平也哉孟堅於是乎缺矣茅坤曰又誘西羌

敞問良願降意對曰大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二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年表衆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戴侯眞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衆陵表爲誤也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令帝富於春秋宜令安

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慶言冬崇感
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圭願以
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詐
武王請命
作金縢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
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衰三年奏尊
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
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
之見在者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
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迺選玄孫中
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下相最吉是月前
輝光謝顯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師古曰浚圬
治之也顯音

隆被兄終弟及自古而然矧五二四十八侯皆長大平而莽特選立玄孫中最幼者蓋此時纂詐已畢露矣而一時宗室大臣曾不見出一言可否豈皆念不及此耶則不直氣運使然而人心已無漢矣又按太后曰此誣罔天下此一語足概莽之爲人太后而今日知之哉亦晚矣

許驕反浚音峻圬音直呂反

上圓下方有冊書著石師古曰著
音直略反文
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
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
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柰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
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聽許
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
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君攝焉
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
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
繇謨之辭也
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
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付
也幾音巨異
今短命而

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師古曰差度謂擇也玄孫年在繼禰。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煇光顯。武功長通。上言冊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

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也邵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邵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邵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共音恭棐音匪說曰。師古曰謂說經義也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扆謂周公踐天子

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綏麑未除師古曰綏音千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嵕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斁冕師古曰此斁亦謂裳也斁也背斧依于户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并祀宗廟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并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杖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已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

王慎中曰當時不甘於恭者僅一劉崇爾而又率爾輕發以取敗亡傷哉

隆按竦兩爲人作奏其詞甚工而其言悖逆則罪且浮于恭矣

爲太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衆侯國名在汝南師古曰崇即景帝子定王子劉崇爾月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耻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弃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並錄支

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比肩首復爲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嬪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顒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爲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孜孜寒暑勤勤師古曰孜孜猶切切動作之意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爲天下厚劉氏也

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而安衆庶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興兵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弃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跬音空蘂反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爲計若此豈不誖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李奇曰掘其宮以爲池用貯水也師古曰掘音其物反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師古曰所食之菜曰茹音人庶反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爲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以爲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鬻衣手劒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師古曰拂戾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潰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潰遂也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鍫也豬崇宮室令

如古制及崇社宜如毫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
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於是莽大說公
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
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
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
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
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竦音力
戰鬬不如巧爲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
汙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群臣復白劉崇
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
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
吏置率更令廟廐厨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
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
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
已列太保舜太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
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
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
舜子匡爲同心侯林爲說德侯光孫壽爲合意侯豐
孫匡爲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傅

莽坤曰以下漸次莽之叢怨而搆亂矣

隆按翟義聲莽之罪以行天罰已非劉崇草草輕發者比矣迺竟不免汚池之慘其氣運使然哉

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反其字從巾 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二年春實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奔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師古曰東平煬王之子 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讀曰恭 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往反 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曉告之 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阸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卧反 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司威陳崇使監軍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與龜合也師古曰為使而監軍於外 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

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
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
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
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三年春地
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
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
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
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
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
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

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
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
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
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滅諸侯
以為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
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
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
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
言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

隆按此奏虛叙只一結句見題

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爲號槐里以武爲號翟義以虜爲號群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已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爲公奉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爲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群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

隆按真字與假字相顧

帝道成就法慶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字與集同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擁也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囹圄空虛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委任安漢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稱之衡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共讀曰恭上下謂天地皇天降瑞出冊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

茅坤曰諫臣巧言至此

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於二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師古曰孔子至齊鄘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師古曰匱者織草爲器所以盛土言人修行道德有若爲山雖於平地始覆一匱之上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今此議者云茶修行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

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爲新都侯也俾使也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絰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緦縗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

隆按莽初殺子獲已殺子宇與其妻已毋死不哀而緦服已殺兄子光與光母已又殺于臨迫後且欲辱女節骨肉且然何有一孺子哉又按初以爲名後復以示公義此敘事中斷案呂祖謙曰世謂莽始矯僞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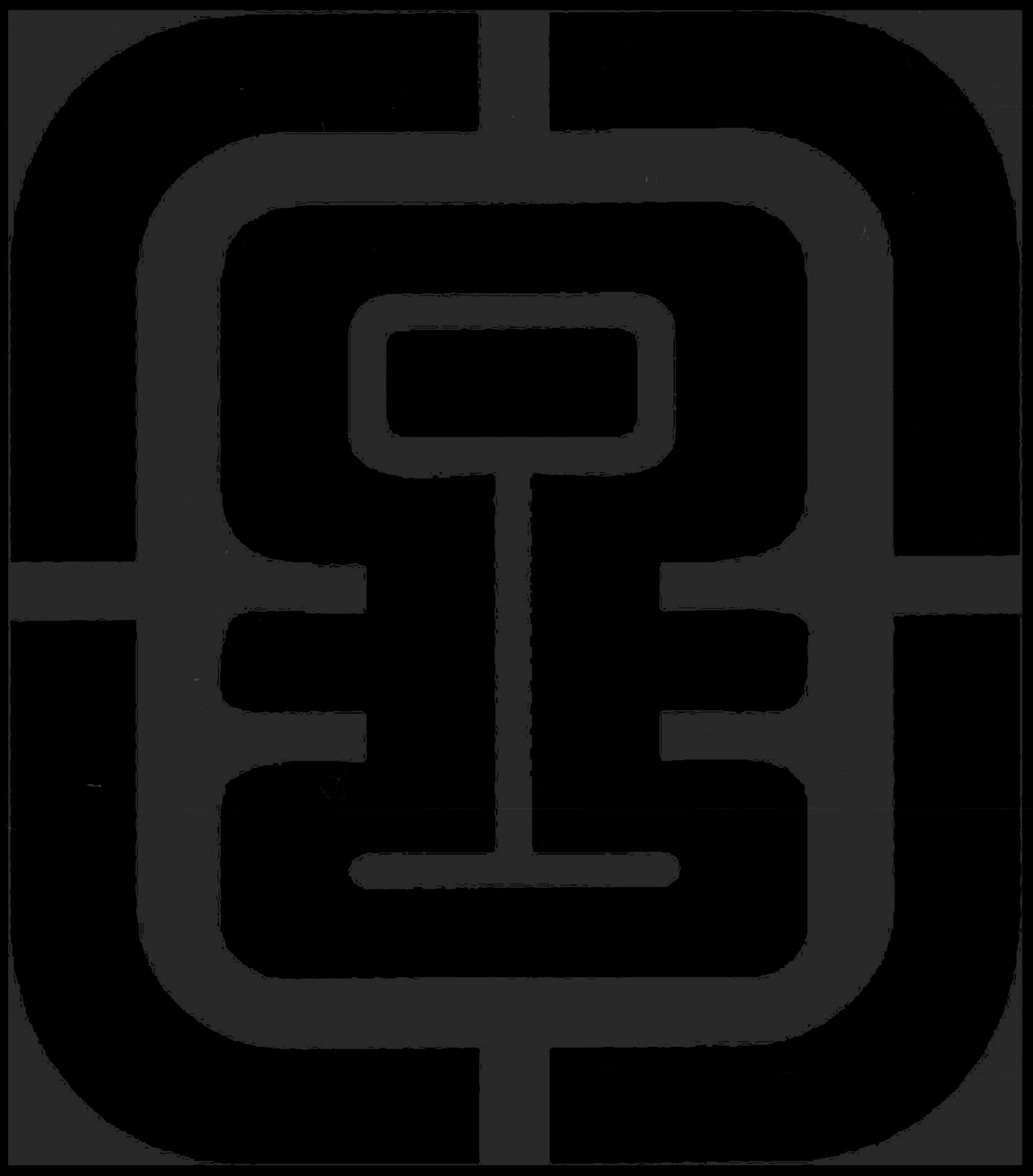
司威陳崇奏行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一本人作之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宇及獲字也皆爲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光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舍光罪爲公義令光子嘉嗣爵爲侯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朞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之正月郊祀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

改節是不然利在孝友則孝友利在悖雲則悖雲莽終始爲利而已奚改節之有哉

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千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師古曰眡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莽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爲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益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

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傳議別奏以視即眞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

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其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眞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匿著也凡爲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嬙。師古曰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

屬予以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師古曰放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九上